

S 01.33.17

東林書院志

四

高廷珍等輯



石印
主贈書
年
大
日

廣文書局印行

S 018327

K248.53
882
4

高廷珍等輯

東林書院志
(四)

廣文書局印行



S9003696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列傳二

錢啟新先生傳

明史稿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廬陵知縣徵授御史入臺卽發原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貪墨狀大舟至遣戍已論請從祀曹端陳真晟羅倫羅洪先於文廟出按廣西帝以張有德請備大禮儀物復更冊立東宮期而申時行柄國不能匡救一本上論相建儲二疏其論相曰昨俞旨下輔臣令輔臣總政夫朝廷之政輔臣安得總之內閣代言擬旨本顧問之遺遇有章奏閣臣宜各擬一旨今一出時行專斷皇上斷者十一時行斷者十九皇上斷謂之聖旨時行斷亦謂之聖旨惟嫌怨所在則以出自聖斷爲言罪何可勝誅所當論者一評事雒于仁進四藥之箴陛下欲見之

施行輔臣力勸留中既有言及輔臣之章亦盡留中不下道吾君以遂非文過如此復安望其盡忠補過耶所當論者二科場弊竇汙人齒頰而敢擬原無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請執政子弟有中政乃議進止毋令犬馬報主之心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所當論者三大臣以身殉國安復有家乃以遠臣爲近臣府庫又合遠近之臣爲內閣府庫開門受賂自執政始而歲歲申餽遺之禁何爲哉所當論者四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啟言事先臣弗爲今閣臣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以進雖格言正論讜議忠謀已類斜封密啟之爲非有公聽並觀之正况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奈何援中書之故事啟留中之弊端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自己所當論者五我國家倣古爲治部

院卽分職之六卿內閣卽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盡攬六卿之權歸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頰首屏氣唯唯聽命於三公必爲請教而後行也禮部尙書于慎行號有夙望於題各省主考再請教於輔臣他可知矣所當論者六三公職在論道師道之教訓今講幄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傳傳之德義今外帑匱乏私藏充盈不能一爲救正是何傳也保保其身體今聖躬常年靜攝尙以多疾爲辭是何保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傅保而冊立皇元子之儀至今又復改遲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職矣所當論者七翰林一途謂之儲相累資躡級循列卿位以覲必得遂使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爲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結納之熊黠者恣憑陵侵奪之謀外推內引璫閣表裏始進不正安望其終故自來內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敢不止嵩之鑿不遠而居正蹈之

居正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蹈之繼其後者庸碌罷駑或甚於時行
褊隘執拗又復爲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相道終未
可言所當論者八先民詢芻蕘之言明王設誹謗之木今大臣貌
孔而質虎跡尹而心莽懼人攻已而欲鉗天下之口不目之爲奸
爲邪爲浮薄必詈之爲讒爲謗爲小人目前之耳目可塗身後之
是非難罔所當論者九君臣之分等於天地今上名之曰總政已
亦居之曰總政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必老死於位而
後已古所謂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大臣旣無
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俗糜
爛於乞墻登壟之坑滔滔而莫之止是故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
其操切慘刻而勢燄爍人後數年不勝其始息委靡而賢愚共貫
前之政自居正總之今之政自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也所當

論者十然君道莫先論相而取人亦在君身願陛下勿以國本爲兒戲昔孔子以九經告君而先之修身勸賢大抵讒夫女謁貨利之交一有惑溺則內之心志決不清明外之身體決不强固矧以豔處之褒姒而爲善潛之驪姬狐媚旣以蠱其心鹿臺又復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貴德尊士而修身取人哉其論國本曰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戲如今日者亦未有皇言之如綸如綍乃轉展靡定反覆不一如此者匹夫無信不能自立矧在萬乘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觀臣竊爲陛下危之夫陛下所以遲遲建儲者謂欲效皇祖世宗之爲耳然皇祖中年嘗立莊敬爲太子封皇考爲裕王非終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體又迥然不同皇貴妃寵過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不思爲援立其子之計此世宗時所無也凡子必依

於母皇元子之母壓於皇貴妃之下陛下曰長幼有序皇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何以處此此世宗時所無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今則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旣憑母之寵而朝夕近倖母又覬子之立而日夜樹功此世宗時所無也傳聞陛下先曾失言於皇貴妃皇貴妃執此爲信及今不斷蠱惑日深一日剛斷日餒一日事體日難一日此世宗時所無也前者有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非陛下預設機穽以禦天下言者乎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爲不知以冀其遲延有一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爲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爲謀則甚拙也此等

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願欲以欺天下萬世耶疏入畱中時廷臣相繼爭國本惟一本言最懇直帝言之無何杖給事中孟養浩中旨以養浩所逞之詞根詆一本造言誣君搖亂大典遂斥爲民屢被薦卒不用一本初宦江西與王時槐善及罷歸潛心六經濂洛諸書尤研精易學著述滿家與顧憲成輩分主東林講席學者稱啟新先生里居二十五年預尅卒日賦詩誌之如期而逝天啟初贈太僕寺少卿

墓表

姚希孟

錢公之物也有寄窩逋客自誌業已納壙中吉水鄒先生復系之銘矣是時顯皇帝在位諸逐臣槩不錄畱爲聖子神孫紹庭首事公遂以舊御史終天啟二年用鄒先生及諸公言凡以國本譴逐者存則不次擢用物者優數階於是先生得晉太僕寺少卿予祭

一壇先生之子春亦嘗以御史昌言抵權貴出參外藩近得召用亦太僕寺少卿旌忠褒直哀死榮生一門兩世載錫之光而前後闕巧相符又一奇也太僕公念主恩重不可不揭之以賁隧道屬我史臣書其事夫公之可書者無如國本一疏謂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爲戲如綸如綽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卽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屆期而又有一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語揣摩多中且齒及椒掖上嗾之姑寢弗報踰四月杖孟給事養浩以公疏與給事疏同指并褫公官爲編氓則公去國之由也若其遇事憤激侃侃發抒惡持斧之使包匭恣入谿壑罔饜無以風厲下僚而反教之貪負陛下任使則有糾舉江西按臣祝大舟疏惡秉國成者實有總攬之權遲遲駕明旨以箝衆口使嘉言路塞

直臣道消科名私及子弟餽謁遍滿長安則有敬陳論相大義一
疏念邊陲孔棘動需干城而使過之典明王所不廢則有請釋李
材疏河西敗衄樞管之臣茫無成算而徒與言官爭是非則有參
兵部侍郎許守謙疏墨令狼籍載道司府大吏容隱爲奸則有訪
問貪官疏其他疏不勝舉至崇祀一疏所推擇爲文毅文恭兩羅
公布衣陳眞晟學正曹端尊獎明儒紹明理學公所托寄在是矣
自蒙譴歸葶毘陵先賢祠卽其旁構經正堂與遠近賢士大夫考
德問業其中是時椒蘭臭味過從靡間者在同邑則今大宗伯孫
公贈尙寶丞薛公在錫山則贈太常少卿贈尙寶丞兩顧公今少
司寇高公前光祿少卿劉公贈光祿少卿安公在金沙則贈光祿
少卿于公在雲陽則贈太常少卿姜公講席雲蒸擬於河汾鵝湖
之盛而公與顧奉常實爲尸盟奉常之學大公獨高奉常救世之

衷苦公持世嚴定陵末年謠詠競起羣鋒衆簇攢集於東林公出而與諸君子萃處於講堂之上辭氣嶄如也於行藏誹譽之關廓如也讀書研理愈邃而著述亦愈積黽鼃類也取其黽勉亡息之義則有黽記尋洙泗之脈以瀹其流而堤其泛潰則有源滙編睠顧宗國觸事痲心竊取考亭之法備神廟一朝信史則有邸抄其於易自田何而下亡所不披晰而澄心冥契所得於靜悟爲多則有像象管見有象抄有範衍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知者邵堯夫總明蓋世然得李之才秘授而後能窮其奧如公無師之智不傳之習究其所得略與堯夫等其寄窩逋客自誌亦髣髴安樂窩遺韻焉堯夫之將坳也先語君實吾欲觀化一巡又題一詩有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之句公先期營窀窆刻期八月竣事又以掘地得錢兆在庚戌遂賦詩曰庚戌年遙月易逢今年九

月便相衝又曰月朔初逢庚戌令夬行應不再次且至月圓後成
行亦預曉臧獲無爽昔人謂邵子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達乎
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繼之者其公乎然邵子生平
不立朝惟以巢由外臣爲康濟自身之計視公則異地矣公通籍
神宗之世始而妬繼而蹇程伯淳朱仲晦之遘遇公互有之伯淳
爲監察御史裏行惟積誠感悟不欲掇拾短長其所值爲王介甫
猶可以道理規諷然未嘗不面折之仲晦在外則鞫治大吏在內
則力詆時相夫豈得已公所遇固非韓平原而唐仲友王淮之徒
不乏也卽伯淳處此能養其鋒稜不試哉自公歸田後朝事屢變
而黨人之禁愈烈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其禍擬於南宋惟公
能以天山之遯自免而同志諸君受齟齬者十八九矣英明嗣服
萬類維新踰伏者進竄謫者庸幸國脉醇厚同心僂力可以望太

平猶異於宋之嘉定使公在當筮得利見之爰爲羣龍先路而今已矣公嘗言天下事一人爲不若衆人爲夫與公共爲天下事者孰如公之子今太僕公行出而大用於世公之靈尙式憑哉公生平好獎與後進某以壬子冬侍公於經正堂負牆終日受誨孔多卽不敢言堯夫之於歐陽棐然其不見棄於有道久矣故標其大節垂於麗牲之石使世之君子過而式焉公諱一本字國瑞別號啟新先生常州武進人登萬曆癸未進士始爲廬陵令著循吏聲今猶俎豆學宮比桐鄉之朱邑云

安我素先生傳

明史稿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遷禮部主事乞
復養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以趙用賢去國疏爭
之與鄭材楊應宿相訐攀龍謫揭揚典史御史吳弘濟復爭亦被
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敢言之士削跡於
朝趙南星孟化鯉爲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言節槩震
天下止以吳鎮豎子一疏而歸使應宿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至
如孫鑰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並朝
廷儀表鑰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
疑閣臣媚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
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辨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
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龍

反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諉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弼違補袞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爲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肝矣吳弘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爲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爲受其禍者乞陛下立斥應宿材爲小人媚竈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獎忠良并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時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方以劾錫爵被遣希范疏入帝怒斥爲民希范恬靜簡易與東林講學之會熹宗嗣位將起官先卒贈光祿少卿

葉閒適先生傳

明史稿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刑部主事以便養改
 南京工部權稅蕪湖課登輒縱民舟去既而課羨請以餉邊卒不
 取一錢就改吏部進郎中三遷南京大理丞復引疾四十年起南
 京太僕少卿時朝土方植黨爭權祭酒湯賓尹修撰韓敬既敗其
 黨猶力庇之御史湯世濟者敬邑人也疏陳時政陰詆發敬奸弊
 者茂才馳疏駁之其黨給事中官應震輩遂連疏力爭茂才更具
 劾發其隱因移疾乞休世濟益恚偕同官金汝諧牟志夔攻之不
 已茂才再疏折之竟自引去當是時黨人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
 必合力逐之茂才既去黨人益專無復操異議者天啟初召為太
 僕少卿改太常皆不赴四年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明年抵官甫三
 月以時政日非謝病歸友人高攀龍被逮赴水死使者將逮其子